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三十一回 李全忠尋仇擺擂臺 程奉孝解忿破愚關

聽哀告，聽哀告，朋友流離誰知道，極天彌地，仇怨難分顛倒，有人提出火坑時，肝膽常存忠孝，有朝更把大恩來報。話說日清與天子在天香樓別了眾人，又往別處遊玩去了。

卻說雷大鵬有個至投契的朋友，名喚李全忠，自小相契，二人極為合意，勝於同胞兄弟，後聞他上山學習工夫，是以生疏，後又聞他代友報仇，高搭擂臺，意欲一會，無奈有病在身，未能相見。及雷大鵬播臺送命，□分傷感，欲為他報仇，奈雙親在堂，未能輕動。今父母去世，便想前往新會城，搭下擂臺，看胡家可有人出來，待至百日之後，得恥笑新會之人。於是吩咐家人看守門戶，帶同□八件兵器，一路往新會城而來。因為他自小拜雷老虎為師，且又得李小環教習，學得一對□餘斤之極刀，又善使一對如拳大的飛陀，俱有神出鬼沒的手段，且渾身養得如鐵，兩臂有幾百斤之力，生得身材矮小，人都叫他鐵臂子，故待著自己的本領，欲與雷家翻雪此冤。

到了新會城，無有相識，如何擺得擂臺？想起父母在日，與一個黃守備極其要好，今他作了新會城守備，何不投奔他處，出個長貼標題，並請兵丁把守擂臺，豈不壯聲威？立定主意，一路來至城中，投店安歇一宵，即問了店主道路，投奔守備衙門而來。寫了一個世姪的名帖，煩門上人傳了進去。不一時便請了進去，於是整衣步上花廳，向黃守備拜了，起來站立一旁。那守備黃國安開言問道：「賢姪到此何為？」全忠道：「叔父大人有所不知，小姪自幼與雷大鵬結為生死之交，他喪在胡惠乾之手。小任□分痛恨，時刻不忘，欲設擂臺與友報仇。」說罷淚如雨下。黃守備答道：「小事何必傷感，明日命他們搭了擂臺，扈從兵勇，任從賢姪所用。」全忠稱謝不已：「若得如此，生者銜恩，死者感德於地下。」黃守備吩咐備酒肴與全忠接風，飲至夜深安寢。

次日，守備吩咐眾兵，著人高設擂臺，要有寬闊地方，搭起三丈高的擂臺，臺旁又搭一座壯丁廠，擺設五色兵器，選了三四□名精壯兵丁把守，□分威勇。臺上橫額寫「泄憤臺」三個大字，兩旁掛上一聯五言對云：

試吾新手段，報友舊冤仇。

臺左又掛了一張告示道：

新會營守備黃，為曉諭事，照得李全忠，乃義氣深重之人，為雷大鵬之仇未報，故特到此報仇，而雪友恨。倘有胡惠乾子姪親戚等，不妨上臺比武，二家生死不追，並不許帶兵械，拳腳相交，無論諸色人等，皆可上臺比試，惟儒釋道三教不得上臺，如過百日之外，無得異言。有與胡惠乾相交好者，亦不妨上臺比一比，先此聲明，拳腳之下，勢不容情，各宜知悉，無違特示。 年月日 實貼擂臺榜黃諭

過往人等，未曾打過擂臺，□分喜悅，攜友帶親，到城觀看。擺賣雜物的，猶如出會一般，□分熱鬧。再說李全忠擇定八月初□日黃道吉日，正好開擂。是時中秋天氣，極為涼爽，到了此日，全忠打扮□分威猛。見他頭包青縐軟包巾，身穿湖縐夾袍子，內衣紅錦小戰襖，內藏護心鏡，下著綠小夾套，足踏多耳麻鞋，一路乘馬，跟著守備到擂臺而來，眾兵勇迎接守備，在廳坐下，移時，守備去了。李全忠來至臺前，將身一縱，早已上臺。看的人伸舌道：「有如此縱跳之力，怪不得來設擂臺。」看他在臺上將手一拱說道：「小弟是本府人氏，因與雷大鵬有生死之交，他因與胡惠乾比武，被用暗器傷了性命，至今冤仇未泄。故今到此，倘有胡惠乾親屬，無論諸色人等，皆可上臺比試。不許暗藏兵器，拳腳相敵，如無能者，不可上臺，恐枉送死。因拳腳交加，實難容情，諸君諒之。」

說罷脫了縐袍，坐在臺中，看的來往之人，擁擠不開。日至西下，無人上臺比試，只得收拾下臺，仍舊往守備衙門處來。國安道：「賢姪今日上臺，打傷幾個凶命？」全忠道：「半個也無，想此地都是無能之人，故不敢上臺。」守備亦是個好勝之人，聽了此言，暗自歡悅，稱道：「賢姪先聲奪人，故眾人不敢上臺比試。」於是置酒款待。明日，全忠辭了守備，又往擂臺而來，揚威耀武，上了擂臺，依前又說一番，見無動靜。一連□餘日，皆是如此。看的人心急，漸漸稀少。

且說本處縣城外，有一個古槐村，村中有個姓林的，名叫發行，年方□七歲，生的面如冠王，唇若塗朱，父母俱亡，並無兄弟。依在舅母家過活，自小從教師學習一身武藝，力大無窮，身材雖小，煉得如鋼鐵一般，兩眼向日中煉就金光閃閃，灼灼有光，可能白晝見星，人起他一個美名，喚做「金眼彪」，與胡惠乾是至交。先聞胡惠乾被打之事，因尚未學足工夫，故不能與他出力相助，後見胡惠乾得勝，□分歡喜。到如今見有雷大鵬之友來報仇，獨我不能與友開交乎？於是別了舅母，一路往新會城而來，就在永安街店住下。

且說李全忠擺設擂臺至八□多日，未逢敵手，雖遇三個，都是無用之輩。那日來至臺上，對眾人道：「今小弟到此，有八九□日，尚未見敵手，想必胡惠乾之親友，知他前理虧，故不敢上來比較。」且說林發行見是日天氣晴和，正好比較，乃問了土人，一直至臺下，只見全忠坐在臺上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□分可怕。只見他：

眼露金光驚虎豹，拳如鐵鐘嚇蛟龍。

發行挨至臺邊，四面看過，將手在人肩上一拍，早已跳上臺來。那李全忠心中一想，見他小小年紀，不是武藝中人，便道：「爾這小後生，前來則甚？此處是擂臺比武之地，不可上來，快下去罷。」林發行喝道：「你這殺不盡的狗才，認得老爺麼？」李全忠道：「我不認得無名小子，快報上名來。」發行道：「吾乃胡惠乾之友，名喚林發行，你可報上狗名來，好待我送你歸陰。」全忠道：「我乃雷大鵬義弟，名李全忠，與他雪恨報仇。知命者好早下臺，不然死在目前。」發行更不答話，揮拳劈頭打來，全忠低頭一閃，亦還拳向正面門打來，你猛如龍，我勇如虎，拳頭好似兩點一般。李全忠雙手一展，用一個黑虎偷心之勢。林發行將右手用盡氣力一撥，撥開他拳，左右五指，如鐵鉤一般，望定全忠肋下刺來，全忠急忙將身一縱躲過。兩個搭上手，一來一往，一個為友報仇，一個代朋泄憤，兩個都是自小學著的工夫，故分外流利，□分好看，殺得天愁地暗，日色無光。初時見他兩個你來我去，我送他迎，後來越密，好似一團黑氣，滾來滾去，看的人不住聲叫好。正是：

棋逢敵手分高下，將遇良才各逞能。

戰至金烏西墮，明月將升，二人住了手說道：「今已夜了，明日再比！」你道讓他再活一天，我道讓你多留一日，各回去用膳就寢。待至天明早膳後，各自裝束停當，又上臺來。

話說本縣城東南，有一個長者，姓程名玉字奉孝，又名程孝子，因他待母至孝，故起他一個美名。家資百萬，年約三□餘歲，夫人吳氏，尚未有子，極其疏財仗義，救困扶危，憐孤孤寡，專門行善事，救濟急難之人，遇有難解之事，如他一到，無有不能了結。如今聞得城內李全忠高設擂臺，要與雷大鵬報仇泄恨，胡惠乾之友林發行，來助友報仇泄恨。就別了妻室，一路來至城內，尋見擂臺所在。再說李全忠，是日早到擂臺，那林發行亦即到了，二人正欲動手，忽聽臺下有人叫道：「二位壯士少停，小弟有話說。」二人住了手，他便挨上臺來，向二人拱手道：「如今二位俱為朋友之事，果然義氣深重，若依小弟愚見，罷息此事。」林、李二人開口言道：「請問長者貴姓大名？」程玉造：「某姓程名奉孝。」二人聞了齊聲道：「原來是程孝子，失敬了！聞名久矣，今日相逢，甚慰生平，既是長者前來解釋，即依便了。」

奉孝大悅道：「古語有言道：『解仇憤以重身命』，真不謬也。」於是李全忠命人拆去擂臺，與程孝子一路往守備衙門而來，對守備說知。見禮已畢，守備亦重程孝子之言，就在街中擺下佳筵，在花廳留程玉共飲，至夜方散，次日辭去。正是：

一言解釋心中情，片語能開半世冤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